

第十編 學行

世界佛教

敬告亞洲佛教徒	1
告全球的佛學同志	4
佛教和平國際的提議	5
佛教徒應參預中國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設	7
告全世界佛教徒	8

目次

敬告亞洲佛教徒

——十四年夏作——

一 緒言

今因日本之佛教同胞，開設東亞佛教大會，萃亞洲各地之佛教領袖於一堂，敦厚東亞佛教徒之交誼，以協同研究及宣傳佛教教義，發達佛教主義之社會事業與教化事業，增高人類文化，促進世界之和平，洵盛舉也！予嘗發起世界佛教聯合會，以宏揚正法救濟今世為主，幸值盛會，敬為我亞洲佛教同胞言其概略，幸垂察焉！

二 唯佛教能救今世

今世何世？一大戰爭之世也。國家與國家戰爭，而今後大患，在敗亡諸國之復仇；民族與民族戰爭，而今後大患，在弱小諸族之聯抗；階級與階級戰爭，而今後大患，在勞苦諸級之反動；此三端已令執持世界現狀之霸權國——帝國主義——、優勝族、

資產級，不能一日安矣！況乎商界與工學軍政界也，工界與商學軍政界也，學界與工商軍政界也，軍界與工商學政界也，政界與工商軍學界也，工與工、商與商、學與學、軍與軍、政與政也，放眼觀之，殆無一時一處不在搏激相戰、傾軋相爭之中者。殺機瀰漫，戾氣充塞，農闢於田舍，工闢於作場，商攘擾於市集，士鼓噪於學校，官僚政客爭權利以相搗亂，一事不能治，一政不能施，而國紀隳裂矣！軍閥將領，爭奪地盤以相雄長，一地不能安，一業不能成，而民生塗炭矣！地方與地方鬥，則中央危矣！團體與團體鬥，則地方險矣！家與家鬥，則鄰里鄉黨荆棘矣！人與人鬥，則父子夫婦成蛇蝎矣！盜賊遍於郊野，虎狼生於衽席，逐逐然此一妄身妄心不知如何而可！發狂所至，殆非人人趨於自殺不能止，此固今世無歐、無美、無亞而不然之現象也！禍患如此，天災更從而迫之：地震矣，洪水矣，大旱矣，暴風矣，誰實使之？誰實為之？而令人世窮促至於斯極耶！表面言之，則階級間之資本主義，與國際間之霸權主義——帝國主義——，實為攪亂乾坤之二條毒龍。然此已為害乎其政之事，而生乎其心者，則由

觀察生物動物為出發點之進化論，以肥身、蕃族之私慾所起競爭，為進化唯一之母，而以由私慾競爭所佔到之富與強，為進化唯一之果，由是人大發揮其私慾，大施展其競爭，各向所欲達到或富、或強、或富強之目的地猛進。交爭利以求富之結果，則少數人之資本階級成，而多數勞苦者之怨愁鬱矣。相角力以求強之結果，則少數

之霸權國家立，而多數弱亡者之煩冤深矣。世人眩惑於由物欲競爭所獲「物產豐富」、「軍械兇強」之結果，頌為現世之文明進化，而不知實已淪墮人類於禽獸！復以知覺過敏故，不能安於自己造成之禽獸生活，將造化為枯骨疆石矣！嗟乎！吾人遊於淪為禽獸將致枯疆之人世，如置身墟墓間，悲從中來，不自知其涕泗橫流之何從也！故余嘗論今世文明與古文明之異點，古文明或為人倫之仁義，或為天神之敬修，或為佛法之隨宜設化，發達人生，令成正覺；而今世文明，則為效法動物以競求滿足「富」與「強」之獸欲，應字之曰獸欲之文明而已，獸欲相率食人將盡，嗟吾佛教同袍，安得不悲愴以營救耶！

今世固可悲而須救矣，然曰惟佛法能救之，斯又何說耶？且打倒資本主義，不已有社會主義耶？摧破帝國主義，不已有無政府主義耶？推翻競爭進化主義，不已有互助和平主義耶？曰：唯唯，否否，是皆相進於亂，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名之曰益多而已。以同出於貪、瞋、癡之毒，而鼓動於殺、盜、淫之機也。代表人道仁義之儒術，則為獸欲吞噬之餘，已奄奄無復生氣。雖吾人為一世而斬於治者，祇在乎此，然非取法其上，不能得茲中也。代表天道敬修之神教——天、基、回、道、梵神等——，在今世人類猛烈之知識上，彼唯藉盲情冥志所成立之信仰基礎，固已破壞不能復存。彼天神之自身，在科學之推證與哲學之批評上，先已失其根據，復何能藉以挽回如狂潮怒瀾之獸欲而正之以人德耶？故上窮天魔、神梵，下極方技、雜藝，皆無離過清淨之可依歸處；唯無上正遍覺者之正法，及解行此正法之眾，為感情上、意志上、知識上、種種方面，皆無漏完美之可依歸處耳。由之人人信業果報，正身語意，五常之性復，而十善之行昌矣；故唯佛教能救今世也。

三 其責任在亞洲佛教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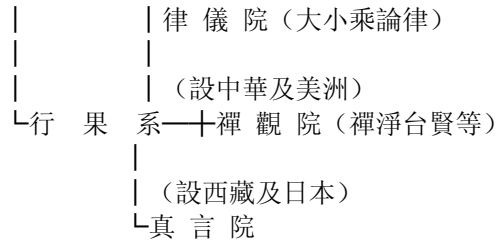
唯佛教能救今世，而佛教乃創立於亞洲，流傳於亞洲，至今日猶唯亞洲人能知之行之者也。人能宏法，非法宏人，然唯能知能行者能宏傳之，故欲恢昌佛教於亞洲而宏傳於歐美，使造成獸欲世界之歐美人，亦從佛化中而回復其人性，其責非亞洲佛教徒任之，其孰任之哉！此望吾亞洲各地佛教徒，皆自覺其責無旁貸，任無他屬，咸挺身以佛菩薩之導濟斯民，為住世之唯一大事因緣也！

四 亞洲佛教徒當如何通力合作耶

亞洲各地，中華之漢、蒙、藏之佛教徒，日本之鮮、台佛教徒，大致皆大乘佛教。暹羅之佛教徒，印度、緬甸、安南、南洋群島等佛教徒，大致皆小乘佛教。雖各地之風尚相異，宗派不同，而要從釋迦牟尼佛之法中流出。探本溯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親逾骨肉，不可為某國某宗之習俗假名以離間之。當同體釋迦菩薩牟尼佛陀之大悲，本六和眾之義，通力合作，求無上智光以照破斯世之冥暗也。茲分數條述之：

甲、華日佛教之互解 華——包括蒙古、西藏、佛教徒有四短四長：利濟社會事業及教化社會事業，極不發達，僅無識之侶與群眾所生薦亡、求福等齋會經懺關係，短一。諸僧寺雖標別禪、講，相承有宗派源流之異，但其內容或毫無實際——若禪寺並不參禪等——或混合鮮專精之修學——若雖參禪學兼傳戒作經懺等——短二。習稱方外，對於世事視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為治國者所輕忽，短三。缺乏科學知識，於代表現代之西洋思想，鮮能了解，呆板陳腐，說法不能應當世之機，短四。其上者能隱遯山林，刊落榮利，岩洞茅蓬，關房禪堂，甘苦食淡，持戒修定，長一。禪、淨、律、講、台、賢、性、相，咸無專主，不嚴別門戶以相排斥，長二。不為國性所拘，今佛教有泱泱獨立於世之大風，合於佛教超世出俗之本質，長三。各宗之學理，雖隋、唐來已經華學之變化，而未因近世思想文化之變遷，尚能窺見佛教之純粹真相，長四。日——包括臺灣、朝鮮、佛教徒有團體之組織，能辦利濟及教化社會事業，長一。各宗有各宗本山支寺布教所及專門學校，有教育專宗人才及宣傳專宗教育之機關，雖博大

精深者不多觀，而於本宗宗義大致明白，長二。皆能愛國為國出力，在國家同袍為重要國民，長三。對於代表現代之西洋文化思想，已能充分容受，且能用之研究佛學以



乙、人世上化利之施行 1.佛教化俗事業：一、方法：廣設學校，編譯書籍，編演戲劇，集眾講演。二、場所：城廂、鄉鎮、道路、舟車、軍營、監獄、工廠、病院。三、勸善：愛群、守法、勤業、互助、調身、惜物、和平、誠信、放生、念佛。

四、止惡：弭兵、息鬥、戒盜、戒淫、戒奢、戒煙、戒賭、正家、正俗、正禮。2.佛教利世事業：一、救災：援拯焚溺，賑濟飢荒，消防水火，救治兵傷等。二、濟貧：傳習工藝，開墾荒地。三、扶困：安養老耄，保全貞節，矜全殘廢等。四、利便：施設燈明，修造橋路，義置舟渡等。（見海刊六卷六期）

告全球的佛學同志

——十七年十月在倫敦無線電台播講——

據個人對於佛學的研究及經驗，深覺佛學不是某時代、某方士、某民族之一種文化思想所沿革而成，乃是全宇宙事事物物的真實相，被大圓覺悟之釋迦牟尼洞然證明了而說出來之全宇宙事事物物的真理，因著各時代、各方士、各民族的機會不同，隨根受益，變成小乘、大乘，梵文、華文以及某宗，某派等區別。其實、佛法乃一味平等，並不為任何時代、任何方士、任何民族之所拘礙，亦不為任何解行、任何文語、任何宗派之所分裂。一切含識皆有佛性，凡研解信行佛法之一小部分者，皆為從佛口生，從法化生之佛子，皆佛法中之同胞兄弟。今日在座諸君，如有研究或信養佛學者，深願不為大乘、小乘、南方派、北方派等名字分裂了！亦不可為梵語、波利語、華文、西藏文等名字割開了！凡有關於佛法的任何文語宗派，皆須靜氣平心的研究；凡

有關於佛法的任何個人群眾，皆須寬度大量的融合。在此時交通便利的地球上，我們佛法中兄弟們，皆當首先為人類做成天下一家、四海兄弟的模範。太虛此次到歐洲來，就在訪求全球的佛學同志，共作佛學的世界運動。佛學的世界運動，擬先從設立一世界佛學院起手，徵求世界各國的佛學者，共同來發起建設，集合世界各文各派的佛學及佛學者，作分門的與融貫的研究，再傳佈為世界人類共同信解之佛學，這便是世界佛學院的主義。太虛曾草有世界佛學院的計劃書，此次過法國，曾提出於兩次的講演會中，頗得法國諸東方學者、及佛教信徒之同情。已開過世界佛學院之法國發起人會議，議決先設立世界佛學院通訊處於東方博物館，由該院院長阿甘先生等擔任其事。并言如各國佛學者願將世界佛學院設於巴黎者，即可捐出地基。太虛在南京之中國佛學會及新加坡之中華佛教會，亦已設中國佛學院之中國通訊處、及南洋通訊處。此次來英國，知英國為歐洲研究佛學之先進，故深願今日在座之佛學團體及佛學者，對於作佛學之世界運動的世界佛學院，共同來參加作發起人，開一世界佛學院英國發起

人會議，在倫敦設立世界佛學院英國通訊處，與各國的通訊處聯絡進行，令世界佛學院之建設，早日成功。如有表同情者，請與巴黎通訊處接洽，或來敝寓作詳細討論，這便是太虛對於今此盛會願貢獻的一點微意，并謝貴會招待之厚誼。

（見海刊九卷十一期）

（附註）原題「在倫敦無線電中告全球的佛學同志」，今略題。文末附「世界佛學院

建設計劃」，已見他處，故略。

佛教和平國際的提議

——二十六年一月在上海市佛學會作——

佛教的和平本質，在諸法——一眾生、一世界、一事一物以至一原素的各一單位——眾緣生、諸法無自性，諸法無自性、諸法眾緣生的理論——般若——。此理論的具體表現，即是一攝一切、一切攝一的法界。在人群、即為：此人具有協力的和合關係之群體之分子，社會是具有協力的和合關係之分子的群體。由此每一眾生的發心行事，應為法界眾生的除苦——大悲、成樂——大慈、而動作——方便；每一個人的發心行事，應為世界人群的除害成利而動作。以茲和平原則，應用到世界人類，則為國際和平；應用到國家民族，則為國內和平。

現今世界人類反和平的鬥爭，則為階級對立與民族對立的兩大鬥爭。然在中國、則既未形成兩大階級的對立，亦未完成民族國家的統一，遂由國內殘餘封建勢力的軍

閥，藉國際之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背景，以為破壞國家民族統一的割據分裂，故猶有消弭內亂以建設國家民族統一的必要。蓋自蘇俄放棄世界革命而建設一國社會主義以來，已將階級鬥爭屈服於民族鬥爭之下，形成民族鬥爭的極端尖銳化時代。此時的中國，設非建成統一的民族國家，則中國民族必為旁的民族所獨吞或分割，無以自存！故為救亡圖存而完成統一的民族國家計，對於欲保持封建餘勢的內爭，既非用武力戡平不可；而外來的強鄰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為功！如程清舫在儒術政治與中國武化一書中所謂：

我們目前是急切需要中國的武化，需要勇於戰，以戰收復失地；同時，亦需要辯的外交，為戰爭後盾。根據這現代的中國武化的新原則，強化一切的組織和活動，政治要絕對的統一，經濟亦須同樣的加以統制；他如教育以及一般的民眾生活，亦復聯帶的必然的要施以嚴格的軍事化、紀律化，強化得像水泥鋼骨一般的結得牢，豎得起，耐得久，靠得住。為迫於外力壓迫的需要，我們

應努力照這樣做，我們應切實做到這樣！

中國民族為迫於需要而求建現代的統一國家，安內攘外的武化既為必須的工作，故佛教的和平原則幾無施之地；而佛教徒最近所提倡的護國和平會，亦殆無成立的可能。唯是中國現今的內亂既以國際兩大鬥爭為背景，則為消弭內亂的拔本塞源計，端在融解國際兩大對立而建設和平國際；何況在兩大鬥爭一消一長間，階級鬥爭現雖暫屈於民族鬥爭之下，迨民族鬥爭鬆懈後，階級鬥爭必又抬頭；到階級鬥爭疲敝後，民族鬥爭又必興起。設非闡明世界人類和平的本然社會真相，組織和平國際以造成和平的人類世界，俾兩大對立從根本上不復存在，則終於起伏於兩大鬥爭。故建成現代的統一國家，亦不過造成一民族鬥爭的戰鬥員，雖有暫圖自存的意義，而無利益世界人類的價值。由此、發揮佛教和平原理以成立佛教和平國際，為利益國民及世界人類，而作國際的和平建設，實為現代佛教對於人群應盡之義務。因此、佛教徒護國和平會，應改「佛教和平國際之組織」。

原來社會——即人群——有本然的與構成的二大區別：本然社會、即人類生於是死於是之協力的和合關係群體，原始的、亦終極的、即為世界，具體而微之初起的、則為家族，擴大而演進則為國家。由家族擴進為國家群體之過程上，則有強族、貴族或武士的封建，始為推進家族以成國家群體之動力，終為建成民族的統一國家之障礙。故欲建成近代的民族國家，必須剷除封建的殘存。由國家進達為世界群體的過程上，則有類似封建的民族國家，亦始為推進國家以成世界群體之動力，終為建成世界的和平社會之障礙。然強族的封建有演進為聯邦的統一民族國家之一格，故民族國家亦

可演進為聯邦的世界群體；而佛教的和平國際之運動，亦即以聯邦世界為目標。蓋人類初時，生死於家族群體中，雞鳴犬吠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家族即等於世界；至進為封建時代，藉天然之大山巨海為障隔，自給自足，人民之生死於國家群體中，國家即等於世界。在家與國間之強族的封建區域，則等於今之所謂國家；再進為民族國家時代，則封建區域夷為中央政府統一下之地方政府，而同時以民族的國與

國間衝突或調協之結果，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交相涉入，形成國際間不可離絕的密切關係；遂不得不以聯邦的世界為趨向，實現人類終極的世界群體。在聯邦世界中，則今日的民族國家，亦降為世界聯邦政府統一下之地方政府，無復民族對立的鬥爭。現今全地球交通便利，列強的經濟、政治、文化、皆已形成世界關係；民族鬥爭的結果，無論勝負誰屬，均為自殺！故亟應有國際和平之建設。至中國、則猶有平內抗外、以從半殖民地起為自主的、統一的、民族國家的需要！

其以鄉邑或學術、職業、地位、政見、宗教等等各種關係所集結之團體，則為人類或出或入於其中之構成社會，雖亦有群體與分子之協力的和合關係，而可隨宜以出入離合，故異本然之社會。至分裂為階級對立之組織，尤為出於本然社會陷入病態之時，失去了全社會協力的和合關係，乃成分立的抗爭。此種抗爭雖或可成為進化，而亦可成為退化，且在當時總是成為社會文化力的分崩與消失，故終以能銷融弭解為上策。由此、對於隱伏在各民族國家間之國際的階級對抗鬥爭，尤有闡明佛教和平本質

建設和平國際之需要。

然此佛教和平國際，應從怎樣的途徑而為組織？以什麼為切要的工作？吾意當徵集現居東方第一大都市之上海的各國佛教徒重要分子，開發起人會，先成立「佛教和平國際籌備處」，發揚佛教和平真理，廣徵集世界各國佛教徒之抱此弘願者，參加發起，俟亞、歐、美、各國佛教徒均有重要分子為發起人後，乃定期召開成立大會，成立佛教和平國際本部，而於有同志佛教徒三十人以上之各國，分設支部。每年擇於有支部各國輪流開代表大會一次，以議決施行各種建設和平國際之工作。至工作之內容，自應以闡發佛教和平勝義，應用之以為非暴寡、非凌弱、非爭霸、非侵掠的反戰鬥理論，以萎折各強橫民族心理上瘋狂的戾氣兇燄，服清涼散而平息嗔火。同時、亦實踐布施等六度、四攝的菩薩方便行，對於防禦或抵制各種掠奪攻戰的設施，予以提倡資助，更廣為救災濟苦種種慈行。如王一亭菩薩等新近在上海創立之佛教黃卍字會，必須聯合四眾各國佛教徒成為佛教的國際組織，乃能發揮與紅十字會並駕齊驅或駕而

上之的廣大功用。要言之，則本佛法緣生性空真實義，發宣為人類和平福音，學習修持種種方便行，以實現大悲大慈普濟普利而已。

於此尤所盼望者：則於佛教教義上，今不惟漢、藏已能交換研究翻譯，而日本、暹羅、錫蘭、緬甸，以及歐美等佛徒，亦已能與中國佛徒為個人的或團體的互相往來研習，特猶須速組聯合研究宣傳之機關耳。然尤要者，乃在宣揚佛教和平之真理，攜手共作各種和平國際之實地行動，從事業上以表現佛教之和平意趣。中、日兩國佛教尤有同文之密切連繫，日本昔嘗學習中國之佛教，中國今亦多譯日文之佛學，而在此中、日、國交衝突緊張之情勢上，中日佛教徒若能從佛教和平精神之感應，迴轉日本對於中國侵略的趨向，俾中國民族有以復興自存，進為平等和合的真正親善，同心協力以融解國際的兩大對立鬥爭，為世界人類的和平幸福而努力，方能發揮佛教對於現代人類的實際功用。日本佛徒曾誤責余露骨宣揚抗日，譏為失去佛教精神，故於此甚望日本佛徒能不失佛教精神，以平等和合來協作國際的佛教和平之運動。世人又每

以政僧譏余，然據孫中山先生之解釋，政即眾人之事，政治即管理眾人之事，廣義的管理眾人之事，當無有過於菩薩僧者，亦唯「菩薩僧」乃為真正的更無私事而專管理眾人之事，故不同聲聞僧少事少業少希望住，而剴切的表示須多事多業多希望住。余固未足為菩薩僧，然志願所在則未嘗一日忘學菩薩僧也；特患未能符政僧的名實，又何患世人之稱為政僧？願世之學菩薩學菩薩僧的佛徒，皆蹶然興起，以共修此建設和

平國際的菩薩大行！（見海刊十八卷三期）
是日、四十七歲滿，作此回向慈母，上生內院。二六、一、二八，在上海
市佛學會。

佛教徒應參預中國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設

——三十二年漢藏教理院講——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即是說佛的教法雖是佛智證明的真理，而存在世間則是觀察眾生之機宜事實而施設的，所以佛經是「契理契機」的法。不僅合乎個別的千差萬別之機，另外還有時代機境；要針對當時一般的思潮而隨順攝受或破斥，這才有佛法。

站在這種意義上，看種種佛教的經論，不但要明了現有的經論上怎麼說，還要進一步瞭解其所以說此經論之對於當時的時機怎樣？比方你去研究龍樹學，不但明白其已有之論義，還要知道當時印度佛教教內教外之時代思想怎樣？龍樹又是怎樣起而破斥或攝受以應那時之思潮而說明大乘，使整個佛法復興起來？後來到無著時代或玄奘至印度的時代，又是如何？再來觀察中國唐朝以前的時代，當時佛教教內教外的思想

如何？佛教怎樣會與中國原有的思想發生密切關係，如何會使當時思想界受其影響，如何會發達興盛到那樣程度？

由是應知我們處於現在的時代，要使佛學昌明在現代的中國和全世界，就得先要觀察往古各種主要的時機，是如何適應之而從佛法的原則上去推行發展。再觀察到現在中國的思想界如何？最有力的思潮是什麼？世界各國的思潮又是如何？將來的中國和世界所需要的是什麼？應如何攝受或折服去宣揚佛法？如何能夠使佛法作為中國或世界思想主要有力的指導和因素？或者以佛教來糾正他們思想上的錯誤，或增進發揚其合宜的地方。此實為現在有志弘法者所應當考慮思想到的！此雖非求學諸人的學力就能做到，但在修學的方向上，不得不如此。

現在的中國是抗戰時期，世界是戰爭時代。佛教徒根據其原有的基礎，用不出什麼力量，不能有何貢獻。但在另一種趨勢上，我們目前有兩點事情可做而仍未能做的。現在的中國，不但要抗戰而且要建國。如在抗戰期中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使處於平等地

位，在這種建設新中國的趨向上，便發生了一種新思潮。談到什麼是建設新文化之主要思想？同時世界人士，也在考慮到建設戰後的和平新世界之主要文化是什麼？大概思潮是要比現實早些。如現在便想到抗戰以後如何建設新中國？戰後如何建設更進步的永久和平世界？那麼，佛教在抗戰戰爭中雖無能為力，但在建設新中國文化和建設世界永久和平文化的兩種中說，佛教如能應用到人間以教化眾生，應注意如何使佛教成為此二種文化之主要思想。最少要能參加進去作為構成的因素，切勿聽其落伍於時代之後，為一種古物，當使其成為活動有力的領導角色或要素！

談到現在中國建設中的新文化，固為三民主義，但三民主義僅是一種原則，原則是要集合多種要素而構成的。現在構成這文化的，一種是中國故有的儒家思想，另外的即是近代西洋的科學哲學和基督教等之學術文明。由此近來所謂新儒家的思想漸為抬頭興盛，過去以佛教學成為宋明學的新儒家思想，現在以西洋近代學術成為建國的新儒家思想了。在這種新儒家中，或兼容道家的思想，大概仍排斥佛教。縱使不排斥

佛教，也都置之不提。所以我們要注意，現在的佛法，在建設新中國文化思潮中是否已被排在外？或佛學是否於新中國文化的建設上曾經發生了關係？其實佛學於此不但不能作領導思想，而且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完全被排擠於建設新文化之外。不但於抗戰中無多辦法和貢獻，而在建設新中國文化中，還是不曾趕上活動和參加的機會。現時固在苦難中過生活，即將來亦恐仍被踏在國民腳底下而作無用之物！

現在的中國佛教徒亟需注意此點，不僅學些古來的大乘小乘和空有顯密禪淨等宗的辯論即足，要將佛法爭得為中國的主要思潮，如何去領導轉移而使其與佛教相宜；最少亦要能作為新中國文化的因素之一，不要使其這樣被抹殺了！

現在世界上最優秀的學者，多已考慮或討論到怎樣建立戰後的世界永久和平。在其餘的政論家、哲學家 and 天主基督等教，曾向這方面研究或提議的甚多，但在各處的佛教徒似尚無有力之表示。本來關於建設世界永久和平，正是我們根據佛教所應作而最能作的事業，不過這並不是只站在佛法說的，還要明白了解於現在世界的思想和潮

流，再應用完滿佛法的道理去綜合批判而說明。如說造成此次世界戰爭之原因是什麼？如何能真正奠定永久和平之基石？去人類戰爭病根而使非為暫時息戰的和平辦法應如何？如果現在之經濟政治教育等制度和思想，若不去除其病源，將來則必再起戰爭。有了這種觀察之後，再來觀察佛教，看有什麼解救的方法，是否佛法能負擔此種責任？假使佛法真能為戰後世界和平作有用的指導思想，則能弘揚於全世界，使全人類獲得真實利益，而佛教亦為切於實際功用，不是慈悲救人救世的空談了。

從這些問題去研究，是現在修學佛法有志弘揚者所必要注意的。即是說一方面要貫通佛法真能救世的道理，將佛法的根本學理思想使他格外地充實；另一方面要使佛教的教化力如何能實現於人類世界。

總結上面說的不外乎兩種：一種我們是中國人，當如何在新中國的文化思潮中而昌明佛教思想。第二種即如何使佛法能作戰後重建世界和平的主要思想或其因素。這便是現代有志弘揚佛法者所應努力的兩大目標。（了參記）（見海刊二十四卷九期）

告全世界佛教徒

——三十四年九月——

世界由戰爭恢復到和平了。在全世界人類的歡欣慶祝中，我全世界的佛教同人，回思十五年來，或被帝國主義軍閥法西斯納粹的魔鬼們裹脅著而掀起瘋狂的侵略戰爭，或為民族自衛民主自由而共同聯合著作艱苦的抵抗戰爭，雙方殺傷的身命，摧毀的物資，莫可算計。我們在佛陀的因果正法前、平等慈悲前，前者當如何的慚愧懺悔，後者當如何的痛定思痛；務使這一次戰爭為人類文明的最後戰爭，這一次和平為世界安全的永久和平啊！

佛法就是「佛」所覺悟說明的全宇宙一切事事物物因果「法」則。但佛對於因果法則，不惟解釋，而尤在能從自身的實驗；指導一切眾生，革掉擾害的惡因而消滅困苦的惡果，遵循因果法則而改變因果。所以佛教應是世界上杜絕戰爭永保和平的最有

效辦法，佛教徒也應是人類中消滅戰爭創造和平的最努力份子。

現在全世界最流行的文化，可以說統是科學的工業的，但仍以各民族的歷史文化為骨架。歐美澳各民族文化可以基督教（廣義的）為一研究線索。亞西北和非洲各民族文化可以回教為一研究線索。而佛教曾通行於印度阿富汗波斯等，迄今猶為錫蘭、緬甸、暹羅、安南、中國（包括臺灣西藏蒙古）朝鮮、日本的民族文化；其關涉不僅宗教信仰，而是風俗政治文學美術思想行為的全生活。且西藏蒙古日本錫蘭緬甸等文字，亦由佛教產生。故亞東南各民族文化又應以佛教為一研究線索。貫通三線索研究的各民族歷史文化，而融合現代的科學工業，乃能釀造全世界人類的永久和平。

由此亞東南各民族尤當以佛教加強其聯合，以聯合的力量來共同努力發揚佛教，以期世界永久和平作非常有力的偉大貢獻。緬甸日本印度錫蘭等我都是訪問過的，都有著成千成萬的佛教兄弟。尤其日本的名山古剎，佛校僧林，我都受過優渥的招待，不惟見到現代日本佛教徒服務社會的發揚學術的種種進步的新興事業，并見到傳自中

國的許多古德淳風，瀰漫充沛在日本民間。所以中日佛教徒尤應密切聯合，一方面肅清魔鬼們遺留的毒素，一方面發揚最澈底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精神的大乘佛教文化，努力於人類真正和平的推進！

誠如八月十四日蔣主席的廣播所說：「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築在人類平等自由和博愛互助的合作基礎之上，我們要向著民主與合作的大道上邁進」。這民主與合作的大道是各民族一切優秀文化的結晶，也是大乘佛教的真髓。

我曾在廬山召開過一次「世界佛教聯合會籌備會議」，因戰爭的魔障而久久停頓。現在魔障掃除了，再來開始的加緊籌備。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夠在中華民國首都的南京，邀開一全世界佛教徒聯合會議，讓我們消滅戰爭創造和平的最努力份子，應用杜絕戰爭永保和平的最有效辦法，參加全世界厭惡戰爭愛好和平的人們，使這一次戰爭成為最後的戰爭，這一次和平成為永久的和平。全世界佛教同仁，奮起！奮起！

（見海刊二十六卷第十期）